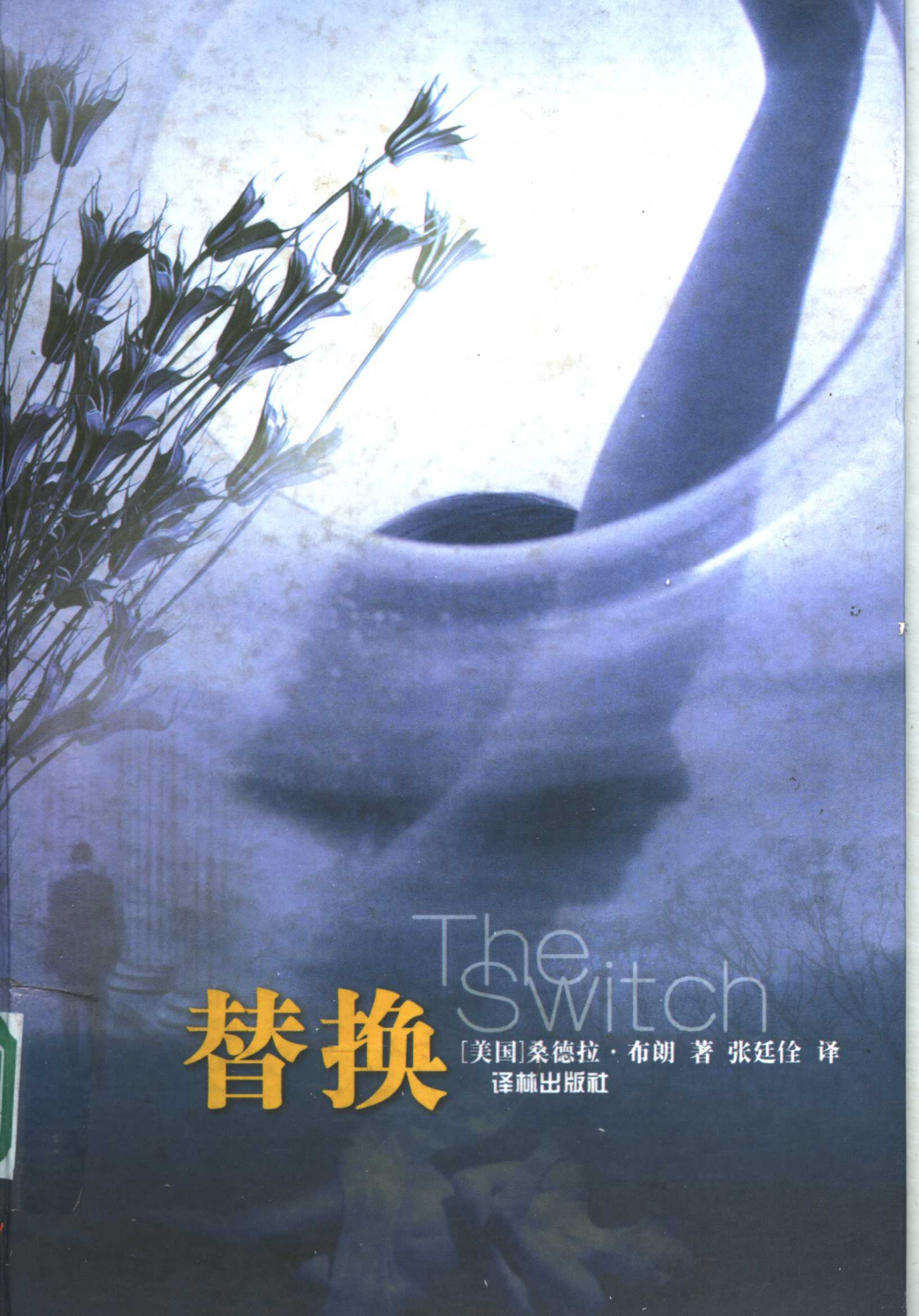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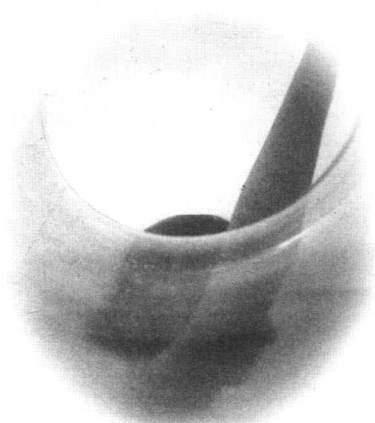




替换

The Switch

[美国]桑德拉·布朗 著 张廷伶 译
译林出版社



替换

[美国] 桑德拉·布朗 著 张廷全 译

THE SWITCH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换 / (美) 布朗 (Brown, S.) 著; 张廷伶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Switch

ISBN 7-80657-814-5

I. 替... II. ①布...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947 号

The Switch

Copyright © 2000 by Sandra Brown Management,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ia Carvainis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3-059号

书 名 替 换

作 者 [美国] 桑德拉·布朗

译 者 张廷伶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建湖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 页 4

字 数 332 千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14-5/I·593

定 价 (精装本) 23.9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不可替代的桑德拉·布朗

虞建华

也许很难再出现第二个桑德拉·布朗了。自从1990年出版的《镜像》进入权威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后,这位美国女作家在短短10年里共写出了45部长篇小说,而且每一本都位居销售排名前列,令人刮目相看。她还在创作,预计今后这一趋势还将延续,因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桑德拉·布朗书迷”群体,有稳定的读者市场。布朗近几年的小说一年比一年写得好。她已决定不再疯狂地写作,打算今后每年大约只推出一部小说。鉴于她出色的叙述才能,读者有理由对她今后的作品抱以期望。除了美国之外,布朗的小说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已被译成30余种文字,销售了6000万册。

桑德拉·布朗出生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小说《替换》的背景也是得州的达拉斯和邻近的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民间文学遗产十分丰富。那些英雄与美女、牛仔与匪帮、拓荒者与印第安人的故事,在得州人中间广为流传,是桑德拉·布朗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她部分地继承了这种民间叙事传统,也总是让故事在以家乡为背景的美国南方展开。她的小说具有现代社会的节奏,但又时常带有英雄传奇的浪漫色彩。

布朗喜欢读书,喜欢语言文学,因此在得州基督大学就读时,顺理成章选择主修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干过好几个职业:当过时装模特,尝试过舞台表演,经营过化妆品,后因成功拍摄了电视广告,在电视台找到工作,偶尔做专题报道,但主要主持气象预报。

不久电视台裁员，将她解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去职业，有了闲暇之后，她开始尝试写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布朗说，她一直是个贪婪的读者，内心也一直有创作小说的“隐密”欲望，希望在写作中释放想像，让另一个自我（她从小是个规矩的女孩）在神秘、浪漫、惊险的世界中尽情遨游，也让读者从中得到愉悦。

桑德拉·布朗从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写下了60多部长篇小说，是当今美国最多产、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布朗的早期作品多为言情小说，1987年她决定“改换门庭”，创作悬念小说，进入主流小说市场。这一冒险的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三年后，《镜像》打进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布朗从此一路春风。作家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利用早期创作积累的经验，比如在《替换》中，伴随着险象环生的追击，读者还能读到生动而细腻的感情描述，作家的浪漫笔触为她的新小说体裁增添了色彩。桑德拉·布朗说她较多地受到田纳西·威廉斯作品的影响。威廉斯是二战后美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在《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等当代经典小说中，出神入化地展示了女性人物内心的感情世界。布朗的小说在主题上和文体上与威廉斯完全不同，但是她从这位戏剧大师那里学习借鉴了人物刻画，尤其是女性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的技艺，这使她的小说超越了一般往往是粗制滥造的通俗读物。她的作品塑造了可信的、具有个性的人物，体现了艺术质量，没有落入单纯追求悬念的俗套。

但是《替换》仍然是一部悬念丛生、可读性极强的小说。双胞胎姐妹吉莲和玛丽娜长得异常相像，除了父母以外别人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来。两人在一起时，人们会惊奇地回头观望。小时候她们常玩“替换”的把戏，愚弄成年人。而现在，父母双双去世，她们俩年逾三十，早已没有了从前的孩子气。姐妹俩都是单身，无话不说。吉莲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玛丽娜是个自由职业者，当“媒体接待”——如有要人来达拉斯，她代表新闻界出面接待，安排衣食住

行,陪同参观访问,进行联络工作。吉莲虽然没有结婚,但觉得年龄渐大,想要个孩子,所以去一个叫沃特斯诊所的地方做了人工授精。玛丽娜担心她因为太紧张而老想着手术是否成功,突然心血来潮,建议由她“顶替”玛丽娜参加下午的接待,再玩一次“替换”游戏。

来者是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哈特上校,外号“酋长”——因为他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他三上太空,是个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来达拉斯参加一个授奖晚宴。吉莲与他相处融洽,言谈投机,产生了男女之情,直到午夜过后才回家。第二天凌晨,警察敲开了玛丽娜的房门,带来噩耗:吉莲凌晨前在自己的房里被谋杀,现场惨不忍睹,墙上还有用死者的血写的辱骂印第安人“杂种”的话。谋杀与“酋长”有关。“酋长”本人(他是最后一个见吉莲的人)和吉莲的男友杰姆都成了怀疑对象。

问询调查中,哈特上校回忆起在一家快餐店时,有一个长相猥琐的人与吉莲打过招呼,自称是沃特斯诊所的员工。吉莲似乎不认识此人,但搪塞说他把她错当成了她的双胞胎姐姐。经调查,沃特斯诊所确实有个这般长相的人,名叫戴尔·戈登。警察赶到戈登家时,发现他已自杀身亡,赤条条地躺在地上,摆成十字。昏暗凌乱的小室内,摆着蜡烛和神龛,阴森可怖。警察也发现了偷拍的吉莲的照片、谋杀的凶器和吉莲的睡裤等。戈登的指纹、脚印与现场吻合。所有证据似乎显示,这个变态佬一直暗中迷恋着吉莲,看见他与“酋长”在一起,心生妒嫉而起杀心,然后自杀。警方结案。

玛丽娜极度悲伤,同时心存疑惑:吉莲做了人工授精当夜被杀,凶手又在沃特斯诊所工作,难道仅仅是巧合?戴尔·戈登是一个邪教集团的成员,其中是否有牵连?沃特斯诊所以前发生过人工授精生下的婴儿突然失踪的事件,而且其他州也发生过类似吉莲被害的谋杀案,这些又如何解释?玛丽娜开始自己追踪线索,但凡与她交谈过或透露信息给她的人,要么突然死亡,要么险遭不

测。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玛丽娜意识到，她自己和“酋长”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两人走到了一起，开始逃亡，同时追查凶杀案的源头，经历了许多危险和曲折。在面对共同的危险，在追踪与被追踪的过程中，两人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情，最后揭穿了一个邪教集团的巨大阴谋。

这是小说故事的主线，有点像好莱坞的动作片。单从故事情节来讲，《替换》确实有惊险片、侦探片的特色。桑德拉·布朗和好莱坞导演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希望作品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读者或观众，让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绷紧的兴奋状态。《人物》杂志的书评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布朗的小说，“就像坐游乐场的过山车，一个急转弯接着另一个，一次惊险过后又是一次”。布朗构思巧妙，擅长于创造情节，并能严密合理地组织悬念，使故事曲折蜿蜒，跌宕起伏，但又不流于牵强和夸张，情节发展往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全在情理之中。她的小说不管多么复杂，从不拖泥带水，读起来顺畅如流。这与女作家的创作习惯有关。布朗每天上午处理各类事务，中午12点开始到下午6点写作，雷打不动，常常一周七天，工作时间非常集中，完成的作品也往往一气呵成。而且，她写小说只设计一个大的框架，然后放置一边，头脑中只有一个大致的来龙去脉，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让故事自然地展开。

对于任何通俗小说来说，可读性总是第一位的。布朗从来不乏讲故事的才能。她的小说总能引人入胜，总是让人爱不释手。有人说布朗的小说好像为读者提供了一桌“丰盛的筵席”，一页页，一章章，就像一碗碗佳肴、一道道菜，一道比一道有味道，让人大饱口福。在大量同类小说家中，她能脱颖而出，除了故事精彩以外，其中必然还有别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的文学性。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写的也是悬念小说，但他创造了一种小说类型，创造了福尔摩斯和华生这两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不落俗套的表达语言，同时也为全世界奉献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柯南·道

尔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是他的作品能够代代流传,他本人能够青史留名的根本原因。较近期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另一个例子。她笔下的大侦探波罗和马普尔小姐,以及诸如《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列车谋杀案》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几乎已是家喻户晓。克里斯蒂擅长用清新的文笔进行生动的描写,将人物、背景和情节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小说的可读性和小说的文学性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将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与成千昙花一现的悬念小说作家区分开来。

我们尚不能说桑德拉·布朗是又一个柯南·道尔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但她的小说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一点不容置疑。所谓的文学性,我们指的是除了故事之外,或者说除了娱乐功能之外,小说所包含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布朗的小说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表述语言、人物刻画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映和关注这几方面。

桑德拉·布朗具有不凡的语言能力。她的描述十分生动,对话尤其出彩,自然而又符合人物的个性,可以说达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吉莲和玛丽娜两人机智敏捷的知识女性的语言,哈特上校直率而略显粗鲁的军人语言,劳森警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托比厄斯充满同情和坚毅的职业官腔,朗特利酋长饱蘸着印第安人智慧和文化特色的语言,邪教教主加百列假仁假义的宗教语言,都被作者把握得恰到好处,与人物的文化教育和职业背景十分吻合。在描述方面,布朗的语言节奏随着故事的变化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时而抒情,但总是鲜活生动。下面是关于心灵扭曲的邪教徒戴尔·戈登的一段描写,布朗的描述功力在此可见一斑:

他剥下汗衫,扔在那张被褥凌乱的窄床上,两手在几乎凹陷的胸口上猛擦,拂去从苍白的皮肤和突出的肋骨上渗出的汗珠。他的乳头因突然遇冷而竖起,颜色鲜红,四周围着一圈又直又长的

黄毛。

他发狂似的在杂乱不堪的房子里走动，点亮一枝枝蜡烛。他将厨用火柴伸向烛芯时，手抖得厉害。他一次次重点，烛芯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炭灰。他习惯让蜡烛一直烧着，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

无数枝蜡烛散发出热和烟，使屋子里的空气更令人窒息。但是戴尔·戈登全不在意，他踢掉橡皮胶鞋，褪下卡其布裤子和内裤。

他赤身裸体，在一座粗糙的神龛前扑通跪下，膝盖磕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发出像砸核桃一样的声音。戴尔·戈登没有在意地上发出的声响，也未顾及随之而来的疼痛。他的伤痛来自感情和精神上，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痛楚，好像地狱里的所有妖魔都进入了他的身子，穿过他的五脏六腑，想挣扎着爬出来。

一个形容可憎、意念狂乱、走火入魔的邪教徒，被小说家寥寥数笔就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了。她没有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但通过屋内的陈设和人物的神经质的举动，既营造了气氛，又烘托了人物内心，语言的表现力非常强。

《替换》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也是布朗能超越同行作家的过人之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平常人，有七情六欲，有各自的性格、爱好和偏见，他们的内心存在着理智与本能的交锋。他们突然不自觉地陷入某种困境，逼迫之中面对危机和挑战，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潜在的智慧和勇气。桑德拉·布朗尤其擅长女性人物的塑造。作家本人早年当过时装模特儿，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也往往体态修长，美丽动人。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她们并不只有漂亮的脸蛋和身材，也不是遇到险情只会尖叫的束手无策的弱者。她们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既能纵情地爱，也会嫉恶如仇，在危急时刻她们能表现出大智大勇，展示美貌背后人的内在品质。一些次要人物，如劳森警官、朗特利酋长也个个塑造得栩栩如生。有些人物只在短暂的片断中出现，如新生儿被劫持的善良懦

弱的安德森夫妇,但同样给人印象至深。

小说中的一些反面人物也各不相同,没有戴上类似的青面獠牙的脸谱,比如邪教教主加百列是个面容慈善、仪表端庄、举止雍容的人。布朗没有对他从外表上进行丑化,而刻意从外表与内心的反差中,突出他的狂妄与凶险。杰姆·亨宁斯也一样,是个体贴温存、通情达理的绅士,直到事件发生,阴谋败露,他才暴露出狡猾凶残的本性。惟一个外表同内心一样丑恶的人物是戴尔·戈登。他其实是个小人物,邪教控制了他的头脑,使他失去理智,因此行为癫狂,人形憔悴。他令人厌恶的外形,是心灵扭曲的结果,也是心灵扭曲的写照。有人认为,悬念小说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面人物写得有多么凶残邪恶。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桑德拉·布朗确实把几个恶棍写活了。

布朗的小说人物比较可信,这是因为作家没有像一般的通俗小说家那样,简单化、脸谱化地将人物一分为二,一方正义,一方邪恶,而在小说中追溯了人物成长的社会过程。比如说,布朗在小说中回叙了男主人公哈特上校的生平经历:不同种族间通婚造成了家庭悲剧,母亲一个人在印第安人保留区将他抚养长大,生活的艰辛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他历经坎坷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好莱坞式的英雄。他果断沉稳的个性,时而超然的态度,以及他冷静背后炽热的情感,都与造就这个人物的种族、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最初他高傲地拒绝了美国印第安人促进会的请求,不希望自己的名声被任何政治组织利用,但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印第安人无私的帮助,认识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又促成了他在情感上对“根”的回归。在他与朗特利酋长最后分手时,布朗意味深长地写道:“在门口,酋长紧紧握住了另一个男人的手。他们凝视着对方,心领神会,此刻语言显得是多余的。”

对于反面角色也一样,桑德拉·布朗在人物塑造上十分注重追踪他们道德和心理的堕落过程。《替换》中有专门的章节描写杰

姆·亨宁斯和戴尔·戈登如何从小心理受到压制,道德上被引向歧途。这样的笔触在一般通俗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布朗在第14和第15两章中,详细地描述了一个从前名叫阿尔文·康韦的无辜孩子,如何摆脱不幸的家庭,在社会的反面教育的影响下,精明地学会了欺骗,学会利用语言控制和操纵别人的头脑,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最后成了受到成千上万信徒顶礼膜拜的加百列教主,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山顶上建造了“圣殿”,过着奢靡的生活,同时又推行一项疯狂的计划。

这样的“插曲”一方面延长了故事的悬念,同时又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深度,使之有别于单纯追求情节和悬念的娱乐性小说。这并不是说《替换》不是一部娱乐性的小说,它情节曲折,故事跌宕,融侦查、推理、悬念和动作于一体,娱乐的特性十分鲜明,但小说也有为读者提供愉悦之外的价值。比如,在美国,像“人民圣殿教”、“天堂之门”等真实而又恐怖的邪教恶性事件,人们记忆犹新,是值得充分关注的社会问题。布朗的小说虽然基于想像,但涉及了值得人们思考的社会主题,具有警示意义。其他方面如单身女性的婚恋态度,现代人的性观念,印第安人争取种族权利的斗争与挫折等等,我们都可以间接地从小说中得到了解。在《替换》的场景描写中,既有灯红酒绿的达拉斯夜生活,也有新墨西哥印第安保留区贫穷破落的景象。桑德拉·布朗笔到之处,总能生动地反映出美国生活的侧面,这绝非一般追求刺激的惊险小说所能企及。

“亲一下，亲一下。”玛丽娜·劳埃德朝她双胞胎妹妹做了一个亲吻的动作。“我点了一瓶意大利白葡萄酒。侍者说这酒爽口、清淡、不太甜。那家伙是个同性恋。这不，他来了。”

吉莲坐在玛丽娜对面。侍者把灰皮诺葡萄酒端了上来。他剃光的头在玛丽娜和吉莲之间转来转去，因此把酒洒到手上。“啊，我的天，真不可思议！”

“我们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吉莲抢先说，省得他问。

“我真愣住了。长得这么像，真让人吃惊。”

玛丽娜冲他冷冷一笑。“如果方便的话，我妹妹想点些饮料。”

她的嗓音如同这葡萄酒一样让人觉得很舒服，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然可以，”他的两个脚后跟碰了一下。“对不起，对不起。您要什么，小姐？”

“苏打水。多加些冰块和酸橙。谢谢。”

“我这就给您拿来，马上^①，并给您说一说今天的特价菜。”

“我巴不得他快点走开。”侍者一走，玛丽娜便咕哝道。

吉莲凑近玛丽娜，小声说：“马上是一个单词吗？”

“真不可思议呢？”

姐妹俩都笑了。“看到你笑，我真高兴，”吉莲说。“我到这儿时你很不开心，想大发脾气。”

① 此处侍者说的是意大利语。

“我确实有点不高兴，”玛丽娜承认道。“今天早上我没办法，只好开车送一位作家去机场搭乘 5 点 58 分的航班。5 点 58 分！搞宣传促销的人专订这些鬼航班来为难我们做媒体接待的人，我知道。”

“谁爱起那么早？这人有意思吗？”

“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这是她头一回出书。书名是《待孩子如宠物》。副标题是‘效果惊人’。”

“让两岁的孩子就那样坐着，汪汪叫？”

“我不知道。我没读过这本书，但有人在读。这本书目前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你在开玩笑吧。”

“我对天发誓。现在的书只要搞点噱头就一定卖得动。现在就连我也能写本书。只不过没什么有趣的事可写。”玛丽娜想了一下。“也许我可以写我一天中遇到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知名或臭名昭著的人物。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被人指控。”

这时，侍者端着苏打水和一个小小的银色面包篮走了过来。他说起食物来真是如数家珍，用的形容词比食品名还多。玛丽娜和吉莲从菜单上点了塞有小虾沙拉的鳄梨，他没好气地走了。

玛丽娜把面包篮递给吉莲。吉莲掰开 25 美分大小的甜饼，里面有山核桃片。“双胞胎姐妹怎么样？你可以写写这方面的事。”

“那可写的就太多了。范围应该更小些。”

“双胞胎应该穿得一样，而不是不一样？”

“这也许可以写。”

“为了引起父母的喜爱而相互竞争？”

“这更好。写写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怎么样？”玛丽娜喝了一小口，她透过酒杯的边缘看着吉莲。“心灵感应让我觉得你今天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事？”

吉莲匆匆将甜饼送进嘴里，擦掉指尖上的饼屑，然后回答：“我

做了。”

“做什么了?”

“你知道的。”吉莲不太自然地压低了嗓音。“就是这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考虑的那件事。”

听到这话,玛丽娜差点被美味的意大利进口软饼噎住。她烟灰色的眼睛与吉莲一样。她低头朝吉莲的大腿看了看。但由于桌子挡着,她没看到。

吉莲笑了。“单单看是看不出什么的。现在还没到时候呢。我从诊所出来后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你?今天?就刚才?我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做姨妈了?”

吉莲又笑了。“我想差不多。想想那些小东西正在做该做的事,去该去的地方,逆流而上。”

“我的天,吉莲。”玛丽娜又很快喝了一小口葡萄酒。“你真做了?你做了。你就如此……自然,如此轻松。”

“妇科医生将会很高兴。他胆子真大,让我放松。我哪做得到。一方面,脚蹬冷冰冰的,我无法放松。另一方面,我心里斗争了几个月了。我可不是心血来潮。”

用捐赠的精子人工授精。这几个月来吉莲一直在权衡利弊得失。玛丽娜知道吉莲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过,但她仍然禁不住想问一问。“你方方面面都想过了吗,吉莲?”

“我想应该是的。我希望如此。尽管可能还有些方面我未曾想到。”

吉莲提到的那些可能没考虑到的方面让玛丽娜有些担心,但她只是在心里想,没说出来。

“有时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曾想彻底打消这个念头,就当压根儿没想过,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发现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没办法儿打消它。”

“这是个好的征兆。如果有什么能让我们如此念念不忘,那么

它常常有正当的原因。”

“从身体上讲，那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很健康。能找到的使用其他方法受孕的书我都看了。但看得越多我就越矛盾。说实话，我曾想打消这个念头。”

“后来呢？”

“后来，我找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她开心地笑了。“所以我就做了。”

“你是去沃特斯诊所做的吗？”

吉莲点点头。“他们那儿成功率很高，信誉也不错。我喜欢那位医生。他和蔼可亲，不厌其烦，把一切都解释得仔仔细细。我是在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才做决定的。”

从她脸上泛起的红晕来看，她很高兴。“你居然没告诉我，真没想到。如果你早说的话，我会陪你一起去的。我会抓住你的手，给你支持。”

“我知道你支持我，玛丽娜。我只与你和杰姆谈起过这件事。对不起，我事先没把决定告诉你。但是玛丽娜……”吉莲用恳求的目光看着玛丽娜，她的眼眶湿润了。“请你理解，我考虑你们的意见时，心里一直想着你和杰姆的偏见。”

“我——”

“听我把话说完。当所有的事都说完了，做好了，你们也表达过各自的意见了，我就受孕了。如果受孕成功，我将怀孕，然后就有宝宝了，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我自己来做。由我一个人来做。我曾经想告诉你，但我一旦拿定了主意，就不想让它——”

“改变。”

“甚至被质疑。”

“我尊重你的决定。真的。”为了强调，她伸出手紧握住吉莲的手。“杰姆当时在吗？”

“不在。”

“我仍然不敢相信，”说着，玛丽娜又朝吉莲的肚子瞥了一眼。
“它们怎么样……？这究竟……”

“昨天的尿液自测显示我正处于荷尔蒙分泌旺盛期。这意味着我将在 24 至 36 小时内排卵。我给诊所打电话约好了时间。这需要专门的医疗技术。他们用一根子宫内导管。”

吉莲把全过程都说了，玛丽娜听得入神。“疼吗？”

“一点也不疼。”

“精子从哪儿来？”

“你说呢？”

玛丽娜微微一笑。“我是问它来自哪一地区。”

“沃特斯诊所有自己的精子库，但他们不会拿当地采集来的精子配给当地的病人。”

“考虑得真周到。”

“我所使用的精子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很有名的精子库。精子今天早上才送到，放在干冰里。然后它被解冻，清洗——”

“什么？”

“这是一个术语。精液与蛋白质混在一起，得用离心分离机，抽入导管的是……”她笑了。“精子的浓缩物，我想你可能这么说。”

“我可以想到很多笑话，还是不说为好。”

“谢谢。”

“你感到有些异样吗？”

“一点也不。后来我睡着了。我得躺半个小时。我只记得后来护士走进检查室，让我穿好衣服，与医生一起到办公室去。医生说了他们的成功率，给我打气，说即使这回不成功也不要灰心。再后来我就直接开车来这儿了。”

吉莲显得一点也没什么，玛丽娜宽慰了许多，她盯着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哇，哇，真不可思议。”她俩又将那侍者嘲笑了

一番之后，玛丽娜说，“我总觉得在小纸片上尿尿需要一点技巧。”

“这确实需要一些技巧，但我渐渐地已经做得挺好了。”

“但老实说……”话到嘴边，玛丽娜又停了下来，摇摇手，仿佛要收回说出的话。“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该说。”

但吉莲早知道玛丽娜心里在想什么。“你是想说，你还是喜欢传统的受孕方法吧。”

玛丽娜对吉莲做了一个开枪射击的样子。“你太了解我了。”

“爸爸总说我们俩长着一个脑子。”

“就算我骚吧，”玛丽娜说，耸了耸肩，很夸张，“但与导管和脚蹬相比，我更喜欢鲜活的肉体。冰冷的金属怎比得上被窝里温暖的胸脯和在我腿上磨来蹭去的毛茸茸的腿，更不要说性器官了。”

“求你了！不要提性器官。”

“你不想念那有力的呼吸吗？让人心荡神摇的挑逗？‘哦，上帝，生活是如此美丽’的感觉？难道一点也不想吗？”

“这与性爱无关。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男欢女爱。我只想要个孩子。”

玛丽娜一本正经。“我只是和你开玩笑。”她两手交叉，放在桌上，严肃地说，“最最根本的原因是你想要一个孩子。”

“是的。那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做得好，”她说，对吉莲莞尔一笑。她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又说，“杰姆总是放空炮。你本可以把性爱与要孩子的愿望融合在一起的。”

这时，侍者把她们俩点的东西端了上来。食物上点缀着鲜艳的三色紫罗兰，让人舍不得吃。吉莲用叉子摆弄着沙拉上的那一小朵紫花。“杰姆在我们认识之前早就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

“我认为这是好事。”玛丽娜拿起酒杯，沉默了一会儿。“他这人有点呆头呆脑的。”

“玛丽娜。”吉莲以责备的口气说。